

泉州文庫

田亭草 嘉靖大政類編

〔明〕黃鳳翔 著 林中和 點校

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 編



創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(明) 黃鳳翔 著
林中和 點校

田亭草
嘉靖大政類編

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
商務印書館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田亭草 嘉靖大政類編 / (明) 黃鳳翔著; 林中和
點校. —北京: 商務印書館, 2018
(泉州文庫)
ISBN 978-7-100-15936-4

I. ①田… II. ①黃… ②林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古
典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明代 IV. ①I214.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8)第 046423 號

權利保留, 侵權必究。

責任編輯 閻海文

特約審讀 李夢生

田亭草 嘉靖大政類編

(明) 黃鳳翔 著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)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山東鴻君傑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5936-4



2018年5月第1版

開本 705×960 1/16

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張 33 插頁 2

定價: 148.00 元

前言

泉州建制一千三百多年，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和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。“比屋弦誦，人文為閩最”，素稱海濱鄒魯、文獻之邦。代有經邦緯國、出類拔萃之才，歐陽詹、曾公亮、蘇頌、蔡清、王慎中、俞大猷、李贄、鄭成功、李光地等一大批傑出人物留下了大量具有歷史、文學、藝術、哲學、軍事、經濟價值的文化遺產。據不完全統計，見載於史籍的著作家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，著作多達三千七百三十九種，其中唐五代二十九人三十二種，宋代二百人三百九十一種，元代二十一人四十種，明代五百三十六人一千五百八十五種，清代六百四十人一千六百九十一種；收入《四庫全書》一百一十五家一百六十四種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五十六家七十四種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十四家十七種。二〇〇八年國務院頒布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，屬泉人著述、出版者十三種。

遺憾的是，雖然泉州典籍贍富，每一時代都有一批重要著作相繼問世，但歷經歲月淘汰、劫難摧殘，加上皮藏環境不良，遺存至今十無二三，多成珍籍孤本。這些文化遺產，是歷史的見證，是泉州人民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，亟待搶救保護，古為今用。

對泉州地方文獻的搜集與整理，最早有南宋嘉定年間的《清源文集》十卷，明萬曆二十五年《清源文獻》十八卷繼出，入清則有《清源文獻纂續合編》三十六卷問世。這些文獻彙編，或已佚失，或存本極少。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泉州成立“晉江文獻整理委員會”，準備整理出版歷代泉人著作，因經費短缺未果。八十年代，地方文史界發起研究“泉州學”，再次計劃編輯地方文獻叢書，可惜後來也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，其事遂寢。但是這兩次努力，為地方文獻叢書的整理出版做了準備，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和書目彙編。

二〇〇五年三月，中共泉州市委、泉州市政府決定將地方文獻叢書出版工

作列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一項文化工程。翌年，正式成立“泉州地方典籍《泉州文庫》整理出版委員會”，着手對分散庋藏於全國各大圖書館及民間的古籍進行調查搜集，整理出《泉州文庫備考書目》二百六十七家六百一十四種，以後又陸續檢索出遺漏書目近百家一百八十餘種。經過省內外專家學者多次論證，最後篩選出一百五十部二百五十餘種著作，組成一套有一定規模、自成體系、比較完整，可以概括泉人著作風貌、反映泉州千餘年文化發展脈絡的地方文獻叢書，取名《泉州文庫》，二〇一一年起陸續出版發行。

整理出版《泉州文庫》的宗旨是：遵循國家的文化方針政策，保護和利用珍貴文獻典籍，以期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，增進民族團結，維護國家統一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，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，增強文化軟實力，爲泉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。

《泉州文庫》始唐迄清，原著點校，收錄標準着眼於學術性、科學性、文學性、地域性、原創性、權威性，具有全國重要影響和著名歷史人物的代表作優先。所錄著作涵蓋泉州各縣（市、區），包括金門縣及歷史上泉州府屬同安縣，曾在泉州任職、寄寓、活動過的非泉籍人氏的作品，則取其內容與泉州密切相關的專門著作。文庫採用繁體字橫排印刷，內容涉及政治、經濟、歷史、地理、哲學、宗教、軍事、語言文字、文化教育、文學藝術、科學技術等領域，其中不乏孤稀珍罕舊槧秘笈，堪稱溫陵文獻之幟志。

值此《泉州文庫》出版之際，謹向各支持單位、個人和參加點校的專家學者表示誠摯的感謝！由於涉及的學科和內容至爲廣泛，工作底本每有蛀蝕脫漏，加之書成衆手，雖經反復校勘，但限於水平，不足或錯誤之處還是難免，敬請讀者批評指教。

泉州地方典籍《泉州文庫》整理出版委員會

二〇一一年三月

整 理 凡 例

一、《泉州文庫》(以下簡稱“文庫”)收錄對象為有關泉州的專門著作和泉州籍人士(包括長期寓居泉州的著名人物)著作,地域範圍為泉州一府七縣,即晉江(包括現在的晉江市、石獅市、鯉城區、豐澤區、洛江區)、南安、惠安(包括泉港區)、同安(包括金門縣)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。成書下限為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前(個別選題酌情下延)。選題內容以文學藝術、歷史、地理、哲學、政治、軍事、科技、語言教育等文化典籍為主,以發掘珍本、孤本為重點,有全國性影響、學術價值高、富有原創性著作優先,兼及零散資料匯總。

二、每種著作盡量收集不同版本進行比較,選擇其中年代較早、內容完整、校刻最精的版本為工作底本,並與有關史籍、筆記、文集、叢書參校,文字擇善而從。

三、尊重原著,作者原有注釋與說明文字概予保留。後來增加者,則視其價值取捨。

四、凡底本訛誤衍漏,增字以[]表示,正字以()表示,難辨或無法補正的缺脫文字以□表示,明顯錯字徑直改正,均不作校記。

五、凡底本與其他版本文字差異,各有所長,取捨兩難,或原文脫訛嚴重致點讀困難,或史實明顯錯誤者,正文仍從底本,而於篇末校勘記中說明。

六、凡人名、地名、官名脫誤者,均予改正,訛誤而又查不到出處之人名、地名、官名及少數民族部落名同異譯者,依原文不予改動。

七、少數民族名稱凡帶有侮辱性的字樣,除舊史中習見的泛稱以外,均加引號以示區別,並於校記中說明。

八、標點符號執行一九九六年實施的國家《標點符號用法》。文庫點校循新版二十四史及《清史稿》例,一般不使用破折號和省略號。

九、原文不分段者，按文意自然分段。

十、凡異體字、俗體字、通假字，如非人名、地名，改動又無關文旨者，一般改爲通用字；異體字已經約定俗成、容易辨認者不改。個別著作爲保持原本文字語言風貌，其通假字則不校改。

十一、避諱字、缺筆字盡量改正。早期因避諱所產生的詞彙成爲習慣者不改正。

十二、古籍行文中涉及國家、朝廷、皇帝、上司、宗族等所用抬頭格式均予取消。

十三、文庫一般一冊收錄一種著作，篇幅小的著作由兩種或若干種組成一冊，篇幅大的著作則分成兩冊或若干冊。

十四、文庫採用橫排、繁體字印刷出版。每冊前置前言、凡例。每種著作仿《四庫全書》提要之例，由編者撰寫《校點後記》，簡略介紹作者生平、著作內容及評價、版本情況，說明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。

泉州地方典籍《泉州文庫》整理出版委員會辦公室

二〇〇七年二月五日

目 錄

田亭草	1
嘉靖大政類編	413
校點後記	517

田 亭 草

田 亭 草 序

自國家以著作大權耑歸史局，而瀛洲之偶，遂各發靈宣閣，憲古會真，以擅名千秋，如宋景濂之溫醇，高季迪之夷曠，解大紳之軒豁，丘仲深之沉實，楊用修之博雅，總總林林，未皇更僕。迨北地起，務作壯語，力攻前哲，而後來之摹影傳聲，如七子輩，遞以桓文相雄長，眡史局諸賢不啻駢枝。吁，亦可異矣！它未暇論，即如瑯琊、歷下、新都，非彼法中最稱錚錚者哉！然歷下龍驤而舌則馱，新都彪炳而質則羊，瑯琊浩瀚，稍具大觀，概之理虧縣解，識遜卓超，則亦僅僅於咸陽東西京間作椎埋已耳。求自匠意逼真古初，則余未之前睹也。使與景濂諸君子並驅中原，度不敢逆顏行，況欲以閏位而奪正宗，大言欺人，其誰許之乎？余小子蓋嘗搯擊而歎。竊惟文章代變猶江河，前代往矣。帝自爲統，人自爲師，即居吾世而特稱鼻祖亦奚不可，奈何必字纂句摹，舉咸陽東西京人之殘唾以相辱？且善法咸陽東西京者，惟是血脉流貫，政不必字句之肖與不也。譬諸五父之衢，百族之子，猝而遇焉，縱有若優孟之於叔敖，越石之於宣武，冠裳似矣，形迹倫矣，而以稱於真血脉則不可。其或一姓遞傳，來仍遞降，即鵠白烏黔，鬚眉迥別，鶴長鳬短，體受各殊，然其血脉固相屬也。是故真者不必似，似者不必真，毫釐千里，惟有識者能晰之。

吾師宗伯儀庭黃先生，少以明經取上第，歷詞垣，其辨古法真似，不爽鎔銖，故時攄腹笥，伸紙濡毫，上之制詞，中之紀述，下之應酬，隨意敷言，隨物肖象，如郃鼎犧尊之蒼蒼其色也，如山龍華袞之斌斌其文也，如和鸞大輅之雍雍其調也。其於咸陽東西京不事剽剿，而丰神機軸默相聯貫，殆庶幾大而化，化而忘矣。彼七子之字纂句摹，不辟易泉下咋舌反走也與哉！雖然，不朽有三，太上立德。當在宋時，歐陽永叔幼孤，奉母鄭畫荻之教，孝事最謹，瀧岡一表，至今爲烈。比其

登朝，急國本則數請建儲，知貢舉則力豎文標，衛忠良則亟斥朋黨。晚而屏居，自稱六一居士，而尤好獎拔後進，孳孳吐握之遺，至今想見其人，雖爲之執鞭，所忻慕者。先生夙失怙，日御板輿，修髓旨，以奉太夫人，遺榮養志，至老不衰，其孝敬同。婁典文衡，司辟雍，篤意蒐獵，惟於小子混珠，它皆知名士，其賞鑒同。晉貳秩宗，疏請蚤建元良，出閣講學，其忠懇同。枚卜命下，舉朝士紳引爲前茅，而齟齬時好，拂衣徑歸，其姱修同。蒲輪數召，堅卧不起，第時時與賢大夫士談道講業，而嘉意後學郵篤摯，其高風勁節又同。夫永叔以彼其才澤於道德，故能振五季之衰，而樹慶曆之赤幟。先生尚友永叔，千載同符，故亦能洗七子之陋，而稱隆、萬之白眉，文章道德，華實相須，有由然矣。余小子固陋，寧敢輒阿所好，第令具隻眼者按籍而索之，當知余言不誕也。

萬曆辛亥暮春，門人吉州甘雨撰。

田 亭 集 叙

國家詞垣之臣，以文章爲職業。當其史局編摩、鑾坡視草之時，濡毫染翰，爲文而已。一旦而履端揆，參密勿，則鄉之給筆札上前，咨討典章，證羈今故者，政啓沃主心，潤飾皇猷之所從出，勳業爛然，以爲天下文章莫大乎是。迺其所爲文，不崙崙摹古，太半祖宋人之遺，期於明易爾雅，藻潤雍容，相傳爲館閣體。頃歲持論者欲別操其柄以奪之而駕其上，顧竟無以奪也。

吾邑自遵巖王先生以文名馳海內，與毘陵唐太史齊稱，猶以不獲官詞垣爲憾。逮于今而黃宗伯先生始由茲途奮云。先生官史官，遷坊局，領南北雍，貳春省，以至起大宗伯，位不爲不尊，數歷不爲不久。迺先生居官在事堇十三年，它非其請給里居之暇，則其辭辟不赴，巖居川觀之日，故先生之勳業不可概見，而時時見之於文章。其大者如請建元良，論時政、乞休、辭用諸疏，體國識時之真衷，與夫出處進退之大義，炳炳朗朗，揭如日月。而其次者，以暇日餘晷，旁及于經史之折衷，道德之渺論，鑿鑿乎皆不刊之見，有用之言也。蓋先生自繫籍後，毅然以天下士自任。而盱衡當世之士，無如金馬玉堂之上，曾希有遜席者，而尤不屑爲雕蟲繡帨之文，故博而求之載籍浩瀚之間，以尚友乎千古，抽金匱石室之藏，窮二酉五車之蘊，博聞強識，繙閱不休。逮及里居，謝絕世好，門可張羅，或匡坐一室，或湛思竟日，造詣益深，採摭日富。心所謂是，雖前人已駁之論，力主之而不以爲偏；心所謂非，雖古人相沿之書，力排之而不以爲擅。其於歷代信史，字標而事核之，是非進退不謬聖人，間勒爲成言，以俟知者。其窮矻之勞，有經生所不能堪，而其總攬之富，迺宿儒所不能殫。故發之於文章，渾厚博大，亦窮工極變，模物肖形，揮灑縱橫盡若是，此先生垂世大業，於經世之勳名，又奚羨也。大氏先生之居官如其爲文，而其爲文也亦如其居官。先生居官直行己道，

進無炙轂，退無終南。相自徐文貞公而下，秉權當軸，寧無知先生者？而先生循資望自如，未嘗一凌躐而借寵於冰山之門也。故先生爲文亦直據己志，古無勾棘，今無卑趣，書自鄒魯六籍而外，諸子百氏，寧無當先生專嗜者？而先生建旗鼓自如，未嘗一餽釘而乞靈於捧心之里也。夫文章家之相齟齬也，如敵國然。締漢則祧宋，禰宋則逐漢，匪但格有所偏，抑亦材有所限。先生苞而孕之，具體而化之，按法則靡有不合，欲揭而名之不可得矣。故先生之文何嘗無館閣體，亦何嘗專擬宋人，出入歐、蘇，而拔歐、蘇之幟，步咸陽西京間，則無意求合，而若逼真肖之也。

先生嘗自言，尚友千古則有餘，以友天下士則不足。光緒小子淺鮮，誠不知先生於古人書所知世而論者，當醉心於何代何氏，而竊睹其意，若不欲於今人中求之也。光緒亦何敢以今人求先生？要知先生文，其不爲遷固者，廼其爲遷固者乎！矧先生有名山之藏，《嘉靖大政編》在，載明聖盛德，述功臣賢大夫業，不廢不滅，功莫偉焉，參是可不朽矣。讀先生書者，其亦可以觀先生陶古鑄今之學，而無失述往思來之意哉！

萬曆辛亥季夏，儒林間人晚學李光緒頓首拜撰。

田亭草自叙

郡城東郭外有田亭山，即余所營塚地也。山之陽，構斗室焉。每風日清和，庭除暇豫，輒約親朋，命巾車以往。客去則瀟然塊處，案頭置《南華經》一部而已。今茲拙集非山中所著也，直謂生平耳目心思于茲焉寄，當與鼠肝蟲臂並藏，不令旁觀譏笑者指爲覆瓿之資，故目之曰“田亭草”云。

憶曩少年盛氣時，竊不自揆量，謬意用世，願釋褐得宰邑佐郡或備員部署，庶幾效鉛刀一割、駑馬十駕之力，以圖報稱於聖明。不自意叨官詞垣，職典司筆札，非其任且非其好也。是歲屬有吉士之選，議者謂上第三詞臣當令偕同年諸士肄業于瀛洲館中，俾磨礪淬勵，用課厥成，而華亭徐相公以非近例已之。余朝罷退食，第鍵戶讀書已耳。自惟孤陋寡聞，乏師資之益，然從容涵泳，不束課程，於依仁游藝之旨，頗覺會心。未幾而憂病相仍，先後跼伏田間者凡六七載。問醫裏事之暇，時而閉目匡坐，時而繙閱載籍，以尚友古人則有餘，以友天下士則不足。又性素樸訥，即進而抽金匱石室之藏，執編摩校讎之役，日與英賢共事，曾不能款布腹心，仰干提誨，以故其孤陋彌甚。逮乎領國雍，佐春省，退棲岩壑，或嬰心職守，或結侶登臨，駒隙馳而崦嵫逼，古人以暮年好學譬諸燭火之光，而矧余之不能好也。夫不溉其根而涖其實，不濬其源而決其流，難以冀矣。顧又不自揆量，間有所著述論纂，謬欲以網羅今昔，抒一得之愚，而膚見管窺，且用貽嘲賢哲，即贈送酬應諸作，又靡能振拔時格，力湧繁詞，愚心誠厭鄙之。乃役余言者不勝葑菲菅蒯之私，業已登諸卷軸，勒諸貞珉。余不得自匿其醜，而篋中殘草亦寢寢屬饜於蠹魚。今犬馬齒逾臺而上矣，吉州甘義麓使君入溫陵，左顧衡門，請爲梓拙集，申相知夙念。余再三遜謝不獲，因手自刪竄，命兒曹校錄之以備剞劂，每觸目未嘗不汗顏也。蓋昔蘇子瞻氏雄文冠代，所覃思滿志者獨《易

傳》九卷，《論語說》五卷，念欲留播人間，託名公以傳，而恨裝寫之無力。顧二書竟不甚重於世，今所傳誦惟制策論議諸篇耳，立言之難於不朽也如是。余何人，斯乃獲借菑木以代裝寫而就正有道，即評駁之後，無遑更定，猶斤斤望焉，而豈妄以是爲可傳也。田亭山靈且掃窟穴待之，聊書此以志余愧。

萬曆庚戌臘月望日，田亭山人黃鳳翔書。

殿試策

策 問

皇帝制曰：朕惟君天下者，興化致理，政固多端，然務本重農，治兵修備，乃其大者。《書》言：“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。”又曰：“其克詰爾戎兵，以陟禹之迹。”夫成王初親大政，而周公即惓惓以此告之，其意深矣。朕仰荷天眷，獲嗣丕基。自惟寡昧，未燭於理。嘗恭誦我太祖高皇帝“耜田諭”，成祖文皇帝“務本訓”，乃知王業所由興，民生之不易。及觀祖訓所載居安忘備之戒，又日兢兢焉。茲躬率臣民耕籍於南郊，又屢敕邊吏慎固疆圉，博求制虜長策，亦欲無幾乎知艱詰戎，以覲揚我二祖之光烈。顧彝典雖舉，而實政未孚；督策雖口，而武備猶弛。四方浮情者衆，未盡歸農也。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業歟？自屯鹽之法壞，而商農俱困，邊儲告之（乏），今欲舉之，其遺法尚可復歟？醜[虜]匪茹，警報歲聞，何以創之，使不敢復窺歟？議者或言宜戰，或言宜守，或欲罷調兵，或欲練士卒，計將安所決歟？朕日夜圖慮，安攘之策，莫急於斯，而行之靡效，其故何歟？抑其機要所在，未克振舉，故人罕實用功，難責成歟？爾諸士習於當世之務久矣，其仰繹我皇祖垂訓貽謀之意，有可以便民益國者，明以告朕，將採而行之焉。

隆慶二年二月十五日